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無恥奴  
第二十七回 動官刑當堂負屈 罵山門小子受欺

且說伍作霖在杭州趁著航船，到富陽探親，在船上遇著了倪少雲，當面將他痛罵，伍作霖氣憤不過，卻又發作不出來。便想出一個法子來，夜裡趁著眾人睡著的時候，他不知怎樣的暗中摸索，把四個太平錢兒，悄悄地放在倪少雲被角裡頭，安心訛他一訛，又把他扭進富陽縣去，叫他吃些驚嚇，總算報了辱罵之仇。到了船到碼頭，伍作霖乘著眾人都在那裡七手八腳的收拾行李，趕過去把倪少雲的被兒，拿著就走。倪少雲和他爭執，便一直扭到富陽縣來。這位縣大老爺當堂把被兒拆開驗看，果然見被頭四角，釘著四個太平錢兒，只道一定是倪少雲有心圖詐，便把他呼喝了一頓，趕下堂去，又把一條被兒，給還了伍作霖，也走下堂來。出了頭門，只見那倪少雲低著頭在前面慢慢地走，伍作霖便趕上前去，把他一把拉將過來。倪少雲見就是搶他被兒的人，倒吃了一驚，還沒有開口，伍作霖早對他說道：「你不要著急，我是和你鬧著玩笑，誰要訛你的一條被兒！你看我這般的樣兒，可是訛你的人麼？」倪少雲聽了，出其不意，呆了一呆，方說道：「你當真是和我玩笑麼？」伍作霖拍著他的肩頭，笑道：「若不是和你鬧著玩兒，這會兒早拿著你的被兒走了，還有這樣的工夫，追你回來麼？」倪少雲聽了，想想伍作霖的說話不差，正要回答，又聽伍作霖道：「我和你鬧個玩意兒尋著開心，什麼人當真要你的東西，如今仍舊把被兒還你，快些去罷。」說著，便把自己手中的被兒，搭在倪少雲的肩上，倪少雲還不敢接，伍作霖道：「你這個人，真是膽小，難道我無緣無故的真要訛你麼？」倪少雲聽他的口氣，不像是假的樣兒，方才滿心歡喜的，接了過來，反謝了伍作霖一聲。伍作霖微笑道：「本來是你的東西何必這般客氣！我不和你賠禮，也就是了，怎麼顛倒謝起我來？」倪少雲聽了，甚是高興，正要走時，伍作霖忽又叫住他道：「你慢些走，我還有句話兒和你商議，這個門口不好說話，我們到這裡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往門內就走。倪少雲不知就裡，隨後跟來，也不曉得他有什麼話說。哪知剛剛跟著走到甬道上邊，忽然的伍作霖回過身來劈胸一把把倪少雲的胸前衣服緊緊的揪住，拖著他往裡便走，口中大叫冤枉。此時倪少雲不知何故，只急得他目瞪口呆，掙既掙不脫，跑又跑不了，正在扭結固結之際，那位富陽縣大老爺坐在堂上還未退堂，聽得有人喊冤，便派了兩個差役下來查明回報。兩個差人跑到伍作霖身邊，見兩人正扭在一處，便不由分說搶上前去拆開了他們的手，一人拉著一個，帶上堂來跪下。縣大老爺抬頭一看，見還是他們兩個，便喝道「你們兩個方才去了，怎麼又到本縣這裡喊起冤枉來，可曉得本縣這裡是皇上家的法堂，容不得你們胡鬧麼？」那倪少雲被伍作霖這般的一番撮弄，把他撮弄得心上渾淘淘的，一時回不過來，一句話也說不出。伍作霖卻神安氣靜不慌不忙的朝上磕了一個頭，訴說道：「方才他訛了小人的被兒，蒙大老爺的天恩斷得明明白白，把被兒給還了小的。哪知他心上不服，站在門口等著小的剛剛出去，他就趕上前來仍舊把小的被兒搶去。大老爺請看，不這條被兒還在他肩上抗著麼？」縣大老爺聽了便往下一看，果然見方才斷還伍作霖的那條被兒搭在倪少雲的肩上，此時任是沒有血氣的人，也由不得動起火來，把驚堂一拍，高聲喝道：「我把你這個膽大的棍徒，竟敢不遵審判，本縣已經把被兒斷還了他，你居然還敢候在外邊，恃強搶奪，方才本縣念你是個初犯，情罪可原，沒有打你，你就這樣的放肆，起來！」

說著，便叫一聲來，兩旁的值刑兒役轟然應了一聲，縣大老爺喝一聲：「打！」就這一聲裡早擯下四枝簽來，皂役不分皂白，趕過四個人來，把倪少雲拉倒在地，捺住了頭腳，行刑的差役，把板子高高舉起，只候縣大老爺的眼色。這個時候倪少雲聽得要打他，早已嚇得昏了，心上亂七八糟的，不知要怎樣才好，嘴裡要喊冤枉好像有一個胡桃塞在口內，哪裡叫得出來。早聽得縣大老爺喝一聲「與我結實打！」滿堂差役，齊齊的喊了一聲堂威，那板子就從半空中飛了下來，不由分說，結結實實的，把倪少雲打了二十下大板。那倪少雲雖然是個生意人，卻從沒有吃過這般的苦楚，直把他打得氣極聲嘶，血流皮破。打完了放他起來，仍舊把被兒給還了伍作霖。倪少雲一蹶一拐的走下縣堂，怨氣冲天，淚流滿面，一步一步的捱出頭門，早又看見了伍作霖還在門外等他，一付得意揚揚的樣子。倪少雲見了，止不住怒從心起，惡向膽生，兩眼圓睜，雙眉倒豎，惡狠狠的朝他說道：「我和你半路相逢，到底有什麼仇恨，你要把我害到這般田地？」伍作霖聽了，並不動氣，笑迷迷的迎上前來道：「倪先生不消動氣，這件事兒原是你自家的不是，我不過略施小計，叫你吃些苦兒，見見我的手段罷了。」倪少雲聽了，益發大怒道：「你要見你自家的手段，卻把別人的皮肉，替你當災，這是哪裡說起！況且我有什麼不好的地方，你倒說說我聽。」

伍作霖笑道：「你今天船上的時候，不是在那裡罵那杭州的訟師伍作霖，說你若不遇見他，還是他的運氣，若被你撞著了時，一定要打他一頓，可有這句話麼？」倪少雲聽了詫異道：「我雖然有過這句話兒，與你有什麼相干，要你這般的起勁，替他做這個空頭冤家？」伍作霖聽了把頭搖了一搖，身子擺了幾擺，又用一個大指頭在自己鼻子上捺了一捺，哈哈的笑道：「實不相瞞，在下就是那杭州城內四遠馳名刀筆無雙訟師第一伍作霖的便是。」倪少雲聽了，吃了一驚，方才曉得昨日在船上提著名字罵他，所以他心中懷恨，有意報仇。呆了半晌，倒也說不出什麼話來。伍作霖見他並不開口，又接著說道：「我和你素不相識，你卻無緣無故的提著我的名字，把我痛罵一場，還說將來見面的時候，定要打我，你想我們又沒有什麼冤仇，何苦把我這般遭蹋。所以我也想個法子，叫你吃些小小的苦頭，看到底還是你打了我，我打了你。」說著又哈哈地笑起來。倪少雲聽了，後悔不迭，然而驚嚇是已經吃了，板子是已經打了，只好怨著自家的口舌不謹，惹起這場風浪來，雖然心上懊悔，卻已無可如何，只得眼睜睜的看著他。伍作霖因見他打了二十大板，打得甚是狼狽，心中也覺有些可憐著他，倒反安慰了他幾句，又把被頭還他。倪少雲吃了這一場苦頭，哪裡敢接。伍作霖知他膽小，遂自把被兒放在台階石上，頭也不回，一路哈哈地笑著去了。

只說伍作霖趕到碼頭，起了行李，遂去尋到了親戚，住了幾天，便仍舊趁了船，回杭州來。伍作霖的住宅，就在梅花碑左近，門前臨著一道小河，幾樹垂楊，一灣流水，甚是幽靜。

這一天伍作霖押著挑夫，挑了一擔行李，走回家來。正要進門，忽然鼻中聞得一陣奇臭，隨著風飄將過來，不由得觸鼻薰心，連打了幾個噴嚏，幾乎要嘔出來。連忙抬起頭來一看，原來有幾隻裝糞的船，裝得滿滿的一船黃貨，正泊在柳陰底下，對著自家的大門。伍作霖見於，心上甚是不快，為著挑夫跟在後邊，也沒有工夫和那糞船上人說話，急急的走進大門，打發了挑夫。

翻身正要出來，早見門外邊走進兩個朋友來，原來是他少年同學的表兄弟，一個叫柳君權，一個叫金良士，從小和他伍作霖極是要好，差不多天天混在一堆。現在伍作霖到富陽去了，他們兩個時常來問個信兒，也有時到裡邊去坐坐。今天恰好走進門來，就撞著了伍作霖，甚是歡喜。伍作霖把他們請到書房坐下，見金良士還用一方小手巾，掩著鼻子，說好臭好臭。伍作霖見了，心中明白，便問什麼好臭，可是門外的糞船麼？二人齊說不錯。伍作霖道：「我方才回來的時候也被他船上的臭氣一薰，幾乎胃都被他翻了轉來。我正在這裡，要想出了主意，把他們趕掉了，方是道理。你們來了甚好，多兩個人，膽子壯些，我們同走出去趕他，料想他也不敢不走。」二人聽了一齊答應，一班兒都是些少年好事的人，十分高興，便一同走了出來，直到柳陰裡面立視看那糞船時，只見船後梢有兩個鄉里的土老兒，赤著泥蘿蔔一般的腳，仰面朝天叉手拉腳的睡在那裡。伍作霖便叫他道：「你們的這些糞船為什麼別處不停，一定要停到人家的門口？快些與我搖了開去，停在別處。你們也不看看這個地方是你們歇糞船的碼頭麼？」伍作霖說了這幾句，只指望那糞船上人聽他的話，移丁開去，也就罷了。誰知那兩個船上的人，聽了他的說話，睜開兩眼，把他們看了一眼，好像沒有聽見的一般，動也不動一動。伍作霖見了他們這個樣兒，忍不住滿心火發，便大聲喝道：「你們這班船上的人，可都是些聾子麼？怎麼我同你們說話答應都不答應一聲！你靠了什麼人的勢頭，就敢這般大膽，難道我這個門口，是應該給你們停泊的麼？你們好好的移了開去便罷，若再是這般待理不理的樣兒，我立刻把地保叫來，當時驅逐，你們可不要糊塗。」伍作霖立在岸邊，大嚷大叫的一會，方才見那船上的人慢慢的欠起身來，先伸了一個賴腰，打了兩個呵欠，又盯了伍作霖兩個白眼，才慢條斯理的向他說道：「你這些說話，都是對著我們船上講的麼？」伍作霖見他還是隨隨便便毫不經意的樣子，更加暴跳如雷，正要開口，早見金良士在旁邊搶著說道：「不是和你說，倒是和我說的不成！你們這班泥腿，竟會這樣的裝著糊塗，難道你裝一會子的糊塗，

就算了麼？」船上人聽了也不慌忙，只是呵呵地冷笑道：「我們雖然是種田出身，也是皇上家的子民，走的是皇上家的河道，停的是皇上家的碼頭，這碼頭又不是你的，隨便什麼人的船都好停泊，與你什麼相干！憑著你這樣的一個樣兒，就要叫我把船移開，你自己回去把鏡子照照，可配不配！還要在這裡大呼小叫地罵人，難道我們吃著你的飯麼？」這幾句話兒，來得生硬，把個伍作霖氣得一把無明業火從丹田底下直衝到頂門上來，按捺不住，要想兩句話去扳他的錯頭，卻又一時想不出來。伍作霖還在躊躇，金良士和柳君權二人，都是少年盛氣，那裡忍得住，金良士隨手在樹根底下，搬起一塊大大的磚頭，對準了那船上的人，飛將過去。船上的人不及提防，見一塊磚頭，劈面飛來，急忙把頭一歪，讓了過去。那塊磚頭落下來，正正的落在一艙稠糞中間，撲的一聲，濺起了許多糞汁，把船上的人，濺得一身一臉，連那旁邊一個睡著的人，身上也沾著了好些。這一來把那船上的兩人，惹得性發起來，一齊跳起身來，罵道：「看看你們的樣子倒好像個讀書人的一般，誰知都是一班狼心狗肺的強盜坯。我們種田的人尚且曉得講些情理，你們這班人竟一些情理都不曉得。

難道你們不是吃的飯是吃的糞麼？」正是：不解蒼鷹之怒，小子多謀；誤吞鳩羽之糞，鄉人嗜糞。欲知後事如何，請聽下回分解。